

春天总是迟迟地来到这个北国的城市。在家乡已是落英成泥、繁花褪尽的时候，这里才有绿上柳梢头。淡日落西，他应了朋友的约，穿上绛蓝色的衬衣、灰挺挺的西裤，外罩细丝绒黑夹克，去参加新春舞会。

舞厅门里，多有熟悉的面孔。他客套地各自打了招呼，又看一会儿他们在桌上摆放水果点心和饮料，然后入舞厅找张空椅坐下来。

他是只身一人来的。习惯了独自行动，好像世间再也没有可以随意相伴的伙伴，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。在这种独自之中呆久了，把生活里当有的聊天闲谈都看俗了，使自己的孤傲更加显著，也就更难与别人相交了。其实孤单也是自己要的，总不愿意随便地与人交往，把个清高看得如出水芙蓉一般。所谓知音难觅，像是专为他自我解嘲用的。

舞池里有几对在缓慢的音乐之中跳三步舞。坐在右前邻位的女子也是独自一人，转过脸来看着他，那神情是要他邀请她跳舞。他隐隐约约感到她面熟，想不起来是否认识。她上了妆的脸很好看，旗袍式的长裙在肩头搭着钩花的披肩，一些孤芳清怜的味道。他为她的美丽愉悦，赞赏式地看着她，只是没有一点想要邀她的心思。随后从她身上收住他的目光，礼貌地给了一个微笑，依然静静地坐着。

舞池里曼妙的身影飘动，拉着他的目光移走。他想看清楚舞者的步子，在脑子里学习怎样带舞伴走路。他当初要是多花点时间在学舞上，也许现在就可以大胆一些，寻个舞伴跳了。如今二十多年未跳舞，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更不可能邀请不相识的。他来舞会，一是朋友再三邀请，二来他也想温习一下几乎消失的对舞的记忆。他靠在椅子边看边记。只是舞者的脚步有些快，记起来有些零乱，到后来就跟不上了。他相信是他的领悟能力变差了，远不如当初。那时他虽不曾跳交谊舞，但他可是一个不错的民族舞蹈学员。他放弃地松散了视线，空空地扫视一周，站起身到外边倒了一杯水，抿上一口，又回来静坐。坐着看着，就把柔和灯光里飘动的身影当成舞台上的演出，专心地享受了起来。

他们夫妇俩来的时候他有些意外和惊讶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她。他脸上立刻漾起欢快而略有些紧张的笑意，好在这里暗淡的灯光让表情不易察觉。他们点头示意，目视他们坐在自己的身边。淡雅素装的她给先生和他做了介绍，他们便有了交谈。先是出于礼貌，然后就是投缘。他为她先生的外表和谈吐打动，又是同乡，也因着喜欢她的缘故喜欢上了他。竟然是这样自然顺利地认识了她的先生，而且不一会儿就像是旧时相识，她和他初时的惊怯涣然冰释，心情都坦然舒畅起来。气氛非常愉悦，新曲又起，他邀请她去跳舞。

第一个舞就邀请她跳，看上去自自然然的，不会有人注意。他左手握着她巧小的手，右手搭在她细软的腰上。是什么又把她送到自己的身边，在众多的相识者面前？他镇静的面容依旧难掩砰砰的心跳。可是他情不自禁地邀了她下舞池，他见了她就失了控制。池子里人多，很快他们就淹没在人群里。又不是明星，没人会在意他们的。他踏实轻松一些，随即显露出了他一贯的温柔。她微微抬头，看一下他的温情微

笑的脸，便也柔情绵绵地伴随他摇摆。虽然脚步时有点犹豫滞涩，他仍然带着她在甜蜜缠绵的相拥里舞完了整一首曲子。他确信那感觉是甜蜜的，那情绪是缠绵的。他甚至与他的太太在恋爱时的跳舞中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体会。她也与他有一样的感受。她是在跳舞里与她的先生相知相爱，她相信是跳舞让她嫁给了先生。如今她和他第一次跳舞，便是这种特异浓稠的感觉，既让心悬浮在胸口，又被深厚的喜慕浸透，脚步软绵如同行在浮云之上。

他们为情意缚住，又碍于周边的眼目，渴望但不能连续地跳下去，便只得回了座位，做面子上的休息。

他喝了一大口口水，之前他是抿着唇吸的。

他与先生跳了轻快的圆舞曲，荧光里的白裙子旋转起来，身影轻盈流畅。

再次请她跳舞的时候，他依然为那样的情绪笼罩着，舞姿却潇洒飘逸许多。在轻歌曼舞中他拥着她更近。温馨迷惑的气氛弥散开来，似水柔情。她的有些低开的前襟吸引他的目光，转动中柔软的胸脯不时轻



跳 舞

作者：寒冷
(克利夫兰)

抚他的手臂，让他忍俊不禁，飘思浮想。

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啊，所以谁能可贵！她轻轻地在他耳边说：“和你一起相拥着跳舞，真的是很舒服，很享受。”他望着镜子里他们的身影，真愿意那音乐不停息，人们都消失，只有她和他。他可以完全地把她揽入怀里。到最后，她和他知道他们是心情上配合最为默契的一对。她告诉他说他是今晚最英俊潇洒的，他是她最想共舞的人。他知道他蛮帅，又有她的陪伴，他喜欢她这样说，他愿意为她做她喜欢的英俊王子。

她又与她的先生去跳。他的朋友过来邀了他。他不得不在几次错乱中停下来，重新调整步子。一曲结束后，他的后背都有一些湿润。他便一直坐着直到最后大家都参加的集体舞。

舞会结束道别的时候，他们相互客气地说“到家里来玩”。

他们先到了他家作客，那时迎春花和郁金香都败了，紫丁香开得正盛。